

12.印钞厂失窃案

裘礼庭没日没夜吃住在所里, 与部下同 甘共苦,赢得了普遍的好评。1962年,公安部 部长到上海视察时,特意来到地处繁华的金 陵东路派出所视察,对裘所长的生动的汇报 和踏实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1964年,裘礼庭又擢升为分局副局长,分管 刑队,终于圆了他的侦探梦。

正值人生大好年华,准备大干一番时 1966年"文革"突然而至,裘礼庭被整得晕头 转向靠边站了,坐了十年的冷板凳,直到 1976年秋天"文革"结束,他才官复原职。此 时,他已46岁。他又领带分局刑队侦查员以 繁华的南京路为中心,屡破大案,屡建奇功。

1982年元旦,裘礼庭又被调入市局刑侦 处6队任队长,开始了更为专业的刑侦生涯, 两年后,提升为刑侦处副处长。

裘礼庭的侦破特点是勘查现场认真细 心,走访过程注重细节,分析推理丝丝入扣, 抽丝剥茧,审讯对象慢慢细磨,以柔克刚,就 像老家宁波糯米团,粘到案子里不轻易放手, 凡是被他粘上的案子大多能够侦破, 故别人 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宁波糯米团"

如果说美丽牌香烟广告模特被害案是裘 礼庭的代表作,那么侦破上海印钞厂盗窃人 民币大案则是他的最得意之作。1987年6月 的一个周末,裘礼庭接到处里的通知,让他向市领导汇报上海印钞厂失窃案。他感到有点 纳闷,自己负责凶杀要案侦破,这个印钞厂的 案子不归自己分管,怎么叫他去汇报?他去请 示端木处长,老端木说:"你手上的案子先让 别人管一下,这个案件影响太大,你集中精力 去抓这个案件。

原来这是一起久拖未决的悬案。 1985年11月25日,广东省潮州市人民银行 职工, 打开一个从中国人民银行国库里取出 的新5元券钱箱。清点钱款时,惊讶地发现有 千张包装的5元券纸包,被人用一捆封 包"贴头纸"调包了。缺失的一小包 5000 元人

民币,这种事情闻所未闻,员工都感到意外

蹊跷事一件接一件。1986年7月1日, 东省惠阳县工商银行职工也发现短缺了一 个大包新币, 共计 25000 元人民币。紧接着 1987年4月3日,吉林省农安县农业银行的 职工,又发现一小包5元券的人民币被人偷 梁换柱,共5000元。

两年内接连发生了多起新币失窃事件,合 计缺失人民币 35000 元, 当初可谓是笔巨款。 经侦查员初步判断,犯罪嫌疑人采用"贴头纸" 掉包手法作案,一定是有条件接触新币的人作 为,显然是一个"内贼"。三批丢失的5元券均 系上海市印钞厂出品。经过侦查,人民币在出 厂前就已被掉了包,初步判断,作案现场应该 就在印钞厂内。现场没有留下可疑的痕迹。

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印钞厂失窃 案,由市局领导指挥,并迅速集结精兵强将, 展开了全方位的内查外调。

在市场回笼货币中已发现了赃款, 这说 明狡猾的作案人已经销赃。此人从大世界储 蓄所、常熟路储蓄所和老西门储蓄所等处购 买了"定期"和"定活两便"的储蓄存单,接着 转手再从银行取出,变成了市场上可以流通 的货币。那时尚无监控探头,人员进出川流不 息,银行内部职员谁也无法回忆出持款人的 具体相貌和特征来。通过对印钞厂职工逐一 询问,部分工人提供了一些线索,经过办案人 员的逐个调查,均被排除。

案发一年多年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 慕华来上海印钞厂考察时,要求限期破案,并 提出要亲自听案情汇报。星期一上午9点,市 委政法委书记石祝三、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易庆瑶一起参加了会议。裘礼庭安排侦破小 组顾副组长和技术人员汇报案情。

石祝三书记看着裘礼庭,笑着问:"裘礼 庭,你看怎么办?"裘礼庭早已做了充分的准 备:"这个案子作案对象范围明确,系内部作 案,我看此案能破。"石书记也不绕弯:"你有 多大把握?"裘礼庭说:"此案从发生到发现, 间隔时间过长,赃款已经变成流通货币,因此 有些难度,侦破需要时间。"听完裘礼庭的话, 石书记马上将了他一军:"裘礼庭,那你认为 什么时候能破案?"裘礼庭掷地有声地说:"今 天是6月15日,快则两个多月,国庆节前破 案,慢则半年时间,年底一定破案。

6.知道自己是新手

GRE 近年来业务蒸蒸日上。大小调查师 们常年加班,年底奖金少则一两万,多则十几 万。只有老方分文皆无,能不被解雇,他已算 得到特殊优待。所以老方心里不踏实。以他的 年纪,就算去当保安,也未必有人愿意要。因 此即便是让他当司机,他也毕恭毕敬。哪怕是 去机场给初级调查师提行李。其实那位初级 调查师和老方一样,也属 Steve 御用,秘

GRE 的边缘人。边缘人往往分为两密 类。一类毫无希望,一类前途无量。燕调 子属于后者。老方的嗅觉从不出错。她 查 的气质不是北京大街上随意能见的。师 当然,气质未必代表能力。但 Steve 还 是破格派她单枪匹马地飞往斐济,去 拆别人的电脑硬盘。这是连高级调查 师都难得的重任。难道这一次 Steve 动了心? Steve 毕竟不是神仙。

老方手捧公文包,走过明亮的办 公大厅。大厅里坐满了人,男女参半, 表情严肃,肌肉紧张,手臂和键盘难 分难离。他们眼睛紧盯着屏幕,脑子 里想着有效工时。谁也没留意,老方 脸上正堆满笑意。

差两分七点。走廊里灯光昏暗,寂静无 声。燕子拿着一杯热拿铁走出电梯,大理石的 地面坚硬而光洁。

国贸一座 28 层,有一家投资银行,一家 律师事务所,和一家保险公司。三家公司都很 气派,拥有醒目的前台、背景墙和上百名员 工,却没多少人知道,28 层还有另一家公司。 GRE 的小玻璃门,远离电梯,藏在楼道拐角 处。GRE 的前厅,恐怕只能容下一个小型的 前台和身材纤细的 Linda。

燕子走进公司时,Linda还没来上班。前 厅里漆黑一片。整座大厦仿佛还在睡梦里。燕 子把右手食指轻轻放在指纹识别器上。磨砂 玻璃门的门锁"啪"地弹开。燕子又是第一个。 GRE 的中央电脑系统已记录在案。这位资历 最短的初级调查师, 本月第十次提前两小时 来到公司。

燕子推开磨砂玻璃门。那后面是一条狭长 的走廊。走廊里没有灯光,漆黑如一条无底的 隧道。走廊的劲头豁然开朗,是宽阔的办公大 厅。黑暗略微淡了些。百叶窗帘的缝隙中透入 细微的光。一座巨大的洞穴。电脑上的发光二 极管,仿佛趴在石壁上的萤火虫。洞穴的中央, 一片密集的桌椅,由隔板分割成许多方块。

燕子小心翼翼,绕过这片桌椅的丛林,来到 洞穴的底部,隐约看见两扇门。左边的一扇通往 电话室。那间房间的总面积不亚于会议室,格局 则好像以前的电报局。整座房间被分割成许多 小隔间,间间隔音,配备 IP 电话和耳机。号码是 屏蔽的,专门用来打匿名电话。

陆,遥遥相望。

右边的一扇门,就是 Steve 的办 公室。此时那门正紧闭着。Steve 门 外有三张桌子,属于三位"御用"调 查师。燕子的座位就在其中。三张桌 子和那片密集的桌椅隔着一块空 地。在一片黑暗中, 仿佛宝岛和大

燕子扭亮了灯。身后却突然"呼 啦"一声。燕子吓了一跳,连忙转身, 滚烫的拿铁溢到手上。燕子忍住没 吭声。有个人正懒洋洋地坐起来,桌 子上的纸笔纷纷落地。她二十六七 岁,胖胖的圆脸,头顶上方是喷泉似 的长发,一根根木讷地立着。那人打 了个哈欠,揉揉眼:"几点了? 天亮了么?

"Tina?你昨晚没回家?"Tina 是燕子的同 事,大老板 Steve 的"御用"中级调查师,与燕 子和老方构成 GRE 的"边缘人团队"。Tina 工 作努力,但并不出色。加班并非提升的唯一条 件,但Tina 酷爱侦探小说,铁了心留在GRE。 连干了五年初级调查师, 五位总监的团队依 次转了一圈, 最终沦为 Steve 的御用初级调 查师。直到燕子也成为御用初级调查师,Tina 终于升成了中级。Tina 视燕子为幸运星,对燕 子格外关照,两人倒成了要好的同事。

"唉! 是啊,加班呢!"Tina 竭尽全力地伸 懒腰,仿佛要把座椅改造成折叠床: "Steve 给 了一个活儿,让做机场排查,查得我快要吐血 了! 一共五十多位呢! 幸亏查的是去斐济的, 要是去香港或者美国的,我还不得累死!

燕子猜测,Steve 让 Tina 找的人,该是那 位打算和财务处长见面的"老板"。Tina 要是 听说她的斐济之行,恐怕要高声尖叫。Tina 做 梦都企盼着能做实地调查,哪怕不出北京的 活儿,也要叫她垂涎。其实燕子知道自己还是 新手,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